

聚焦 JUJIAO

只问初心,无问西东

——异常复杂心脏畸形双胞胎在北京华信医院得到成功救治

本报记者 陈晶 通讯员 张晓萍

2022年春节刚过,一台心脏外科手术在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如期进行。接受手术的是6岁男孩小恺,被诊断为肺动脉闭锁(IV型)并室间隔缺损,简单地说,就是他先天没有肺动脉,能够存活全靠从降主动脉发出的一些体肺侧支来向肺里供血,从而维持氧合。2016年,医院心脏外科首席顾问专家吴清玉教授为小恺进行了一期手术。时隔6年,吴清玉教授再次主刀,为小恺实施根治术。

“人体通过呼吸来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其中,肺动脉起着关键作用。肺动脉是个‘T’型结构,两端分别是左、右肺动脉,由此分别与左、右肺相连。它把经过全身代谢含氧量下降的暗红色静脉血经过心脏输送到肺里,由肺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后,血液变成鲜红色,再经过肺静脉由心脏通过主动脉给全身供血。”吴清玉遗憾地介绍,由于先天胚胎发育等原因,有些小婴儿的肺动脉发育得并不是那么完美……

2016年,一番辗转带来曙光

小恺有个双胞胎哥哥,叫小松。2015年底,这对双胞胎降临,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但就在出生一个月后,两个孩子突发疾病住院,一切美好瞬间被打破。家人发现孩子比其他孩子口唇及四肢末端都“紫”,且哭闹后尤其严重,到当地医院检查后,医生告知这对双胞胎都患有一种极其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肺动脉闭锁并室间隔缺损……当地医院无法医治,建议家长尽快带着孩子去上级医院治疗,否则孩子活不了多久。

“他们还那么小,我们绝不放弃!”这对于初为父母的年轻夫妇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兄弟俩的妈妈更是震惊到全身发抖。就这样,还在襁褓中的“难兄难弟”从老家云南辗转多家医院后,最终来到了北京。2016年,他们就于国内某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住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哥哥小松诊断为肺动脉闭锁(I型);弟弟小恺诊断为肺动脉闭锁(IV型),纵隔内没有肺动脉。该医院为哥哥做了一期矫治手术(右室流出道重建术),但弟弟病情太复杂,手术难度极大,该院建议弟弟转入北京华信医院心脏中心小儿科继续治疗。

一番辗转,给弟弟小恺带来了曙光。来到北京华信医院,吴清玉教授仔细研究了患儿术前相关检查,为孩子做了一期手术:解剖和切除了来自主动肺的肺动脉,并将其用“T”型管道连接,形成左、



右肺动脉。由于需要等待肺动脉进一步发育成熟,保留了室间隔缺损,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症状好转,术后顺利出院。出院时,心脏中心小儿心外科副主任医师陈国良再三叮嘱家长,一定要定期复查,要根据以后的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次做根治手术的时机。

2022年,二次手术治愈病情复杂患儿

2022年虎年春节前夕,陈国良根据随访检查结果,告诉小恺家人,孩子有做根治手术的机会了。家人得知很是开心,妈妈带着兄弟俩再次来到北京华信医院。在完善相关检查后,吴清玉带领小儿心外科团队详细讨论了兄弟俩的病情,结论是:两个孩子都可可行根治手术。

“所有的好消息,都不及吴教授这一句话的分量。”孩子妈妈不禁喜极而泣。判断肺动脉闭锁的手术时期非常重要。根据孩子的病情和手术不同,需要密切观察生长发育、血氧饱和度、心脏瓣膜和功能情况,有些孩子可能需要多次手术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的心脏结构。

春节前,手术如约而至,哥哥小松的手术由心脏中心小儿心外科副主任医师靳永强主刀,行肺动脉闭锁根治术,手术非常顺利,术后哥哥在

心外监护室度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

“哥哥去哪儿了?怎么好几天都看不到他?”此时在病房等待手术的弟弟小恺总问妈妈。

“哥哥去做手术了,过几天病好了就会回来。”妈妈回答,经过心外监护室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和护理,哥哥小松恢复得很顺利。

春节刚过,小儿心外科团队就紧锣密鼓地为弟弟小恺准备手术。因为弟弟的病情更加复杂,原来融合的左、右肺动脉管道内均有长段明显的狭窄,手术难度更大。吴清玉教授亲自主刀,二次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彻底加宽成形左、右肺动脉,修补室间隔缺损,用新的带瓣管道连接右心室至肺动脉……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术台上吴清玉教授精雕细琢地操作着每一步。历经近14个小时,看着术中监护仪上稳定的循环指标和100%的血氧饱和度,弟弟小恺的手术成功了。

“手术非常成功!”术后,靳永强告知等候在手术室外的孩子妈妈。“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下来了。”此时,积攒了太长时间的泪水终于释放出来,孩子妈妈泣声说道。术后经过医务人员彻夜不休的悉心监护和照顾,兄弟俩平安从监护室转回普通病房。

初心所向,争为天下先

“将近六年的时间,每一天都在煎熬,每晚睡前都在想一定要坚持下去,等到孩子做根治手术,感谢华信医院给了我两个孩子活下去的机会,

给了我孩子父亲未来生活的希望!”看着在病房里嬉笑打闹的两兄弟,孩子的父母感慨万千,为了他们的病,一家人提心吊胆,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照顾两个孩子。考虑到患儿家里的经济状况,医院还为他们特别申请了慈善基金救助。

“肺动脉闭锁是先天性心脏病中极其严重的类型,占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的1%~1.5%。该病根据肺血管发育程度及供应肺血情况常分为(I/II/III/IV)四种类型,越靠后的分型表示越严重。做肺动脉融合手术难度极大,每一步都充满挑战。特别是IV型肺动脉闭锁因肺血管发育差,像弟弟小恺一样,无左、右肺动脉结构,需要将体肺侧支血管一根一根找出来精细地连接缝合。”吴清玉教授感慨道,医务人员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大出血,危及孩子的生命。因此,面对这些孩子,很多医疗机构不得不选择放弃,而国内能做这种手术的医院更是屈指可数。虽然这种手术我们医院已经做了很多例,但每个孩子都有其特殊性,术前需要进行详细的术前评估,制定周密的手术方案来确保万无一失。经过治疗,大多数孩子最终能够得到完全根治。

“只问初心,无问西东。”谈及多年来一直带领团队钻研小儿心脏疾病,并长期救治各类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吴清玉说这就是初心之所向。因为,很多孩子都像小恺一样,奔走于国内各大医院,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这里。为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有效治疗,因此医生们可以不惧困难,敢于挑战别人不能做的事。

关注“2022年中国麻醉周”

关于麻醉,你了解多少?

本报记者 陈晶

3月28日~4月3日是“2022年中国麻醉周”,今年中国麻醉周的主题为“敬畏生命,关注麻醉——无我,手术曾经痛苦难耐;有我,安全无痛得以保障”。麻醉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大型手术的前奏。大多数人对麻醉医生的认知,是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那究竟是什么是麻醉呢?手术麻醉会让人记忆力减退吗?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刊对话了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车璐,为大家答疑解惑。

问:麻醉会引起人的记忆力衰退吗?

车璐:短期遗忘方便快速恢复,长期记忆力减退可能是发生了围术期神经认知紊乱,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优化手段来预防,但无法完全避免。

很多有过全麻经历的患者表示:全麻后,自己变“傻”了。人们的高级智能活动,比如记忆力,在医学上我们称为认知功能。首先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你记不住手术本身以及术后短期内的事情,很有可能是医生有意而为之。为了手术顺利进行和最大程度缓解患者的紧张焦虑,麻醉医生会通过药物让患者对手术本身的那段“不愉快”的负性记忆消失,而这种状况会在药物代谢完后逐渐恢复正常。目前临床上所应用的绝大多数麻醉药物作用时效都比较短。术毕停药后,在体内都可以迅速完全地代谢掉。因此并不会对记忆力产生久远的影响。

但医学界确实认识到了一种出现在术后的认知功能障碍,称之为“围术期神经认知紊乱”。它确实存在并且在高危人群中不鲜见。它的发生与麻醉有关,但却不只与麻醉相关,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易发因素包括:高龄、心脑血管疾病、长期服用某些药物、酗酒、感官缺陷、营养不良、心理因素等。手术因素和需要接受手术的疾病本身也有影响。所以麻醉术后如果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也并非某种单一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

问:麻醉的使用会让婴幼儿产生后遗症吗?

车璐:并没有明确证据,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醉手术操作。

婴幼儿接受全麻手术是否会影响之后的中枢神经功能发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虽然在基础动物研究中,麻醉药物本身显示出会对神经细胞产

生一定的破坏功能,影响脑功能发育,但在真实患者研究中,尚未取得特别有利的证据。人与动物有天然的差别,且人在接受麻醉期间会得到良好的监护与生命支持。在正规医院接受短暂的全身麻醉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智力发育是没有影响的。有些家长因为害怕孩子接受全麻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不愿意孩子接受全麻,而宁愿采用“按摩”,也就是一堆大人七手八脚地按住孩子的四肢。殊不知,相对于全麻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如此做法对孩子产生的心理阴影恐怕更大。

问:全身麻醉比局部麻醉危害更大吗?

车璐:并不是,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全麻还是局麻,很多患者在麻醉术前访视被给予这个选择的时候,都会不知所措。其实,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并不能说孰优孰劣,应该说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合适指的是针对患者自身的特性(年龄、既往慢病并发症情况),手术本身的情况(是否为急诊、手术部位、手术创伤、手术时长、手术大夫对肌松和其他客观因素的需求)来综合分析。总体来说,“半麻”时,对呼吸和循环生理功能的影响比较小,人能保持清醒,也能自由呼吸,但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有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清醒,就可能产生焦虑、紧张的心理。随着麻醉技术的不断进步,术中的监护手段增多,全麻的安全性也在逐步增加,建议术前仔细跟你的手术团队进行探讨,结合自身的情况以及手术的情况,讨论出最适合您的麻醉方式即可。

问:麻醉的时候会让人产生幻觉吗?

车璐:其实,美梦更常见。全身麻醉的体验经常被描述为“睡了一觉”。就像人正常做梦一样,有美梦,也有噩梦。有一项研究表明,在全麻患者中,1/4在全麻过程中做梦,其中美梦略多一点,而术前心态乐观的人更容易做美梦。对于绝大多数全麻患者而言,就是沉沉地睡了一觉,手术就结束了。而幻觉是一种主观体验,主体的感受与知觉相似,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知觉障碍,术中不会有幻觉的体验。有部分人会在术后苏醒短期出现谵妄。谵妄多发在术后、术前电解质紊乱、合并老年痴呆等认知功能障碍、术前衰弱、需要进入重症监护病房过观察的患者。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老年人跌倒后的脑部手术。如果你不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发生谵妄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医学新知 YIXUEXINZHI

长期肥胖会增加结直肠癌患病风险

近日,发表在肿瘤学领域顶级期刊《美国医学杂志·肿瘤学》(JAMA Oncology)上的一项新研究中,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研究团队评估了终生超重/肥胖与结直肠癌风险的关系。该研究发现,长期超重/肥胖对结直肠癌(大肠癌, CRC)的风险更大。

据了解,结直肠癌是对初始在结肠或直肠部位的组织发展形成的癌症统称,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数据显示,结直肠癌是仅次于乳腺癌和肺癌的第三大常见癌症,患者占比高达9.4%,其中中国结直肠癌患者占全球31%。结直肠癌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中国癌症死亡人数排行榜中位列第五。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自20岁以来超重或肥胖是CRC在整个成年生命周期中的持续累加的风险因素。同时,与体重保持在正常范围内的参与者相比,超重/肥胖生活年数加权(WYO)每增加1标准差

与CRC风险增加55%相关。在调整年龄和性别后,研究人员发现,超重患CRC的风险增加了16%至36%;而肥胖患CRC风险增加了64%至106%。因此,该研究结果表明,累积终生超重/肥胖对结直肠癌风险的影响比基于单一时间BMI测量的传统分析估计的风险更大。

此外,早发性结直肠癌患者的增加令人感到担忧,因为这些病例往往比那些在老年人群中诊断出来的癌症更加糟糕。此前,发表在《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JNCI)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首次比较了在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临床试验中年轻患者和老年患者的生存率。他们发现,尽管年轻患者往往比老年患者更加健康,且能接受更深入的治疗,但35岁以下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在所有年龄组中最短。总的来看,年轻患者与50岁以上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率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因此,无论在什么年龄,都应该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以降低肥胖和包括结直肠癌在内的各种慢性重大疾病的风险。(韩毅)

医学人文 YIXUERENWEN

一个被疫情改变的基层外科医生

范志伟

2022年3月,南京。新冠肺炎疫情局部反弹,各行各业都投入进了防疫抗疫中去。警报拉响,战斗打起。“三年来,我看见了,也改变了许多……”戴建军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第一时间再次穿上了防护服。

疫情来袭,防护服竟然穿了三年

2019年12月,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出现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疫情会这么猖獗,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呼吸道疾病,一段时间后就会被控制住。”提起当初自己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判断,戴建军至今仍有些为自己的武断而感到不好意思,似乎这个判断有失自己职业医生的水准。

“胃肠镜手术停了,门诊也停了,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停。只不过工作从内镜室、手术室、门诊前移到了防疫抗疫的第一线。”戴建军工作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盘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一名外科医生,平日里不仅要处理一些外科病人,还要在内镜室里做一些胃肠镜方面的治疗。

对于一名基层医生来说,日常并非只有医疗工作,还有着部分基本公

卫的工作。外科门诊、内镜室、手术室、病房、上门随访等,这些平日里戴建军已经习惯了的工作日程突然被改变,他反倒有些不适应了。

不过这种不适应只是短暂的,因为日益繁重的防疫抗疫工作很快便让他再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顾及自己的情绪了。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也是他的同事。当妻子因为看见新闻报道而思念孩子情绪低落时,他安慰妻子:“疫情很快就会过去,大家都是这样,挺一挺。”当父母身体抱恙自己却不能尽孝床前时,当持续工作而身心疲惫时,他同样安慰自己:“疫情很快就会过去,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身防护服,他竟然穿了三年。

为谁而战?老百姓心里有数

1981年出生的戴建军来到南京已经快20年了。2003年,他怀揣着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的梦想走出了蚌埠医学院的校门,一脚踏进了金陵城。从来到单位报到的那一天起,他就暗暗告诉自己:“扎根基层,服务人民。”

办了入职手续,领了白大褂,搬进了职工宿舍,这一幕对戴建军来说,似

乎就发生在昨天。在带教老师的帮助下,他很快就投入到了基层医生的角色中去。学习理论知识,不断总结实战工作经验,外出进修,虚心求教,在日复一日的不断积累中,他成长为了单位的骨干力量。

戴建军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过这些深藏在内心的情感,没有三甲医院的光环,也没有专家教授的光彩,但他却成了大爷大妈们口口相传的口碑,这就是他奋斗的动力。

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发酵,戴建军却有些迷茫了:“我为谁而战?以前,我只觉得这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于好自己的工作,服务好病人的,不犯错、不作恶,就足够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戴建军像大多数人一样有着这样的想法。

直到有一天,他自己找到了答案。诊室里来了一位需要复查胃肠镜的老大爷,在告知行胃肠镜可能会出现风险时,老大爷拍了拍胸膛,说了一番至今让戴建军难以忘记的话。

“我做过胃肠镜,体验过,什么也不怕。咱是共产党员。小伙子你没听过革命人永远都年轻吗?你们医生去武汉都不怕,我怕什么?”老大爷说。“年轻人做胃肠镜也有风险。我没有去支援过

武汉。”戴建军尴尬地笑了笑。“放心吧,就算出了意外,我也不会找你麻烦的,咱们共产党员是讲原则的。你不去支援武汉,也不是在南京抗击疫情了嘛,老百姓心里有数!”老大爷却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诊室里发生的这一幕,给戴建军上了一堂精彩的人生课。老大爷看似无意的几句话,却让戴建军找到了为谁而战的答案。第二天,他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22年3月,金陵大地新冠肺炎疫情在局部卷土重来。戴建军和妻子再一次并肩投入了防疫抗疫战场中去。“只要将自己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只有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对于戴建军来说,三年里,他不仅找到了为谁而战的答案,更知道了人生的真谛。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和三年前不同的病毒毒株,但防护服背后他还有着不一样的身份,“每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就是一座堡垒。虽然我现在还只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但我会努力,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指明灯。”

(作者系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江北院区主治医师)